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 
第二十三回 江穎甫覲顏回籍 端明寺納垢藏污

且說江念祖見了寶椿太守的通稟，不覺也有些心驚，便求著邵竹卿替他想法。邵竹卿想了一會，攢眉道：「若是他單稟制台，還好在裡頭做些手腳，偏偏的又是一律通稟，這件事兒，據我看來，只怕消弭不來的了。」江念祖見邵竹卿不肯替他想法，便急了，又苦苦的求他，邵竹卿沉吟了一會，方開口道：「法子雖有一個，卻只好去撞撞木鐘，成功不成功，只好碰你的運氣。」江念祖聽了，連忙問計。邵竹卿道：「說雖是這般說話，但是如今世上，非錢不行，不知你可捨得錢捨不得錢？這件事兒，須要有了錢，方得成功，空口說白話，是做不來的。」

江念祖忙答道：「只要這件事兒，按捺得下，我哪有不肯出錢的道理，但是我的光景，你曉得的，近來雖然稍稍的有些積蓄，卻也為數不多，你斟酌著辦就是了。」邵竹卿聽了，哈哈的笑道：「真人面前，不要說假話。你這幾個月裡頭，弄的錢還少麼？這件事兒，要是捺得下來，把你那幾個昧心錢兒，一齊用掉了，還是你的便宜。」江念祖聽了，雖然肉痛銀錢，明曉得事已如此，也只好咬著牙齒，憑著邵竹卿如何佈置的了。當下邵竹卿和他商議了一會，叫他暫告幾天病假，躲在公館內，不見外人，又把江念祖這幾個月內積的存款，一齊提了出來，分打了幾張銀票，急急的趕到藩台衙門，稟見了藩台。他和藩台本來熟識，便把江念祖的這件疙瘩事兒，細細的告訴了他，要求藩台通融辦理，把這個通稟，暫時捺住，不要批繳。他自己到原告寶太守那裡，還了他的五千銀子，再和他商量，請他將就些兒，不要再進催稟，只要藩台和寶椿那裡，這兩處關節打通了，別人那裡，就容易想法了。又說江念祖雖然可惡，卻總算是宣大臣那裡薦來的人，又是制台自己下的條子。若這件公案，一定鬧了出來，一則礙著宣欽使的面子，二則總是制台薦下去的人，三則釐局督辦郭道，也有個失察的處分。若能把這件事兒圓轉下來，卻就省了許多周折，況且江念祖現在已經知悔，自己情願把以前索詐的贓銀，一齊繳還原主，算起來也還於官場大局沒有什麼妨礙的地方。好在他並不是本省的候補人員，只要等這件事兒過了之後，叫他告個病假回去，以後不必再來就是了。藩台聽了，起先的意思，不肯答應，禁不得邵竹卿再三求懇，又暗暗的朝他伸了三個指頭，藩台看了，心上明白，方才面上有了些笑容，又有意推辭了一會，方才答應。邵竹卿又到首道那裡去了一趟，首道見藩台已經答應，也不來做這個空頭冤家，樂得做個好人，一口應允。邵竹卿見這件事兒有了五六分指望，心上略略放心，便再到寶太守那裡，和他磋商了一會。寶太守的初意，原不是有心要和江念祖為難，只為著他到處敲人的竹槓，一班釐局委員，受害不淺，他方才起了這個抱不平的念頭，便想個收拾他的法子來，警戒警戒他的下次，叫他曉得些兒利害，以後不敢再是這般，現在見邵竹卿苦苦的和他求告，又把五千銀子的銀票，雙手奉上，說了無數感激圖報的話兒。邵竹卿平日之間仗著制台信任，隨便什麼人都不放在他的眼中，總是待理不理的一付冷洋洋的面孔，現在為著江念祖的事體忽然的出奇恭順起來。寶太守看了他這般模樣，不覺微微冷笑，也就答應了他。邵竹卿見他慨然應了，心中大喜，立起來深深一揖道：「多蒙俯允，總算賞了小弟的光，感激之至。」寶太守微笑道：「竹翁何必如此客氣？像竹翁這樣的紅人兒，來和小弟說情就是賞小弟的臉了，小弟哪有不允的道理。」邵竹卿被他說得面孔一紅，免不得謙遜了幾句，便告辭出來。這件事兒總算已經辦妥，只有郭道台處還沒有和他接頭，料想他沒有不答應的，便回身又到郭道台處，和他說了。

郭道台雖然也接過了寶知府的通稟，卻也把他當作例行公事一般，把他丟在一邊，竟看都沒有看。聽邵竹卿和他說了這件事兒的始末，倒狠狠的吃了一驚，為的自己手下的屬員做了這樣的事情，自己事前既漫無約束，事後又毫不知情，未免也有一個處分。當下邵竹卿又告訴他，自己已經和他料理停當，把這個公事暫時捺住，並不批繳，原告寶知府那邊，已經說妥，料想沒有什麼事情的了。郭道台聽了，方才一塊石頭落地，放下了心，倒著實謝了邵竹卿一番。邵竹卿別了郭道台，再到江念祖處，對他說道：「你的這件事兒，我都和你辦妥當了。一點事都沒有，你只顧放心，但是面子上雖然緩了下來，這個地方，你卻站不住了。我看你還是趕緊告個病假回去，以後也可不必再來，這才保得寶知府沒有話說。你若不聽我的話兒，回來再有什麼亂子出來，我卻不能問了。」江念祖聽了，不敢不依，即日告了一個病假，縮著頭頸，仍舊回到常州去了。江念祖一共在南京當了三個月差使，卻被他搜刮了二萬多銀子，真是一個弄錢的狠手，聚斂的都頭。國家若把江念祖用做財政大臣，叫他專事搜刮，倒是個天字第一號的能員。話雖如此，究竟他得的都是些不義之財，憑你江念祖這樣一個老奸巨滑的東西由不得也上了別人的當，鬧了個不大不小的亂子出來，把那些瞞心昧己的銀錢東手得來西手去，依舊用得個乾乾淨淨，一個不留，還在南京落了一個名氣，從此不能再到這個地方。看官試想究竟這班人可有什麼好處呢？

只說江念祖到了常州，閉門不出，過了一月有餘，覺得甚是氣悶。伏居鄉里的人，哪有在外面當差使的顯赫，江念祖住在家內，不免種種的不慣起來。一想這些事情，也還罷了，只是現在住在家中，比不得在外面當差的時候，一個錢的進款都沒有，盡著往外掏錢，像這樣的一天一天下去，將來坐吃山空起來，如何了得，總要想一個生財之道才好，左思右想，一時也想不出什麼主意來。

江念祖的一邊，暫且按下。如今先提起一個和尚的故事來，常州南門外有一座端明寺，乃是乾隆時敕建的叢林。那端明寺裡的方丈，叫做靜波，揚州人氏，從小出家。他們江北一帶的人都把當和尚算做生意，有一班窮苦人家沒有飯吃的子弟就叫他剃了頭髮去做和尚，往往有做了和尚十年八年之後居然發了大財回來買田置地置造房屋，還有半路上還俗的人，所以江北人一發把做和尚這一件事兒當作個發財的道路。這個端明寺方丈靜波也是個種田人家的兒子，極其窮苦，從小就出了家。到得二十餘歲，卻出落得十分伶俐。他師父甚是愛他，把他派了一個知客。他又口靈舌便，酬應圓融，巴結得一班施主們極是歡喜。後來他師父死了，他便傳了師父的衣鉢，升了個庫房都監。那時端明寺的大殿已經坍塌，幾處的禪堂經院也是七歪八倒的，修整不來，眼看著將要倒了。那班寺裡的和尚，聽得靜波的名氣，便公請他到端明寺來，做個方丈。說也奇怪，自從這靜波到了端明寺，不到十年，大殿也造好了，羅漢堂也造好了，各處的懺事更是接二連三的不斷，竟把一個敗落叢林，漸漸的修整起來。但是這靜波，卻有一樣壞處，只要見了一個女人便眉花眼笑的，眯著一雙眼睛，縫都合不攏來，那付色中餓鬼的樣兒，甚是難看。更兼他擠在女人隊裡，挨肩擦背，參前落後，只在女人堆裡亂攪，卻又生了一雙賊眼，光油油、骨碌碌的，十分討厭。很有一班不正派的鄉紳內眷和這個賊禿嘻嘻哈哈地說笑，形跡甚是可疑。這賊禿的臥房，又做在一個極秘密的地方，不是常到寺內的熟人，輕易走不進他的臥室。房裡頭的擺設，又甚是精緻，絕不像個什麼和尚的禪房。外邊很有些人說那靜波的許多壞話，說他與某家的小姐如此這般，和某家的少奶奶這般如此，並且這兩家都是有名富戶，時常三天五夜的住在寺中，丈夫父母絕不去問他們的信，也不曉得是個什麼情由。至於這兩家的內眷，究竟和這賊禿有無首尾，在下做書的卻也不得而知，既不能彎著舌頭，污蔑人家的閨閣，又不能遇事顛頂，曲諱他們的隱情，也只好把這件事兒算做一樁疑案，隨著看官自家去猜摸的了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江念祖坐在家裡，想著坐吃山空也不是個長久之計，要想個生財的法子出來。但是坐在家裡頭，卻比不得在官場上當著差使，銀錢來得容易，哪裡就想得出什麼生財的法子來！想來想去，忽被他窮思極慮的想了一個法子出來，便收拾行李，連夜動身，往蘇州去了。江念祖想著了什麼生財的主意，到蘇州去鬼鬼祟祟的，究竟乾些什麼事情？如今不必提他，後文再表。再說那靜波和尚，在端明寺做了七八年方丈，不知怎樣，竟被他積蓄了許多私房，照別人說起來，都是那一班婦女的倒貼，在下做書的不知其細，不敢亂談。只說有一天，端明寺門前水碼頭上停了一號大船，船上邊門槍旗燈都是素色，船頭上立著幾個青衣纓帽的家人，那氣派十分闊綽，停在碼頭上。停了一會，只見中艙裡頭，一班僕婦，簇擁著一個淡妝素服的少婦，慢慢地走上岸來。一直走進端明寺，先到大殿上燒香拜佛，拜過了起來，就問值殿和尚這裡的方丈叫什麼名字。值殿和尚依實回答了。那少婦就叫值殿的和尚在前領路，迺到靜波的臥室裡頭。那靜波正在撥著一面算盤，攤著一本緣簿，在那裡七上八下的算帳。領路的和尚，先走一

步，進去通報。靜波連忙放下算盤，起身迎接，恰好那少婦輕移蓮步婷婷裊裊的走將進來，和靜波打了一個照面。那靜波原是個色中餓鬼，一見那少婦身材嫵娜，骨格娉婷，秋水澄波，春山蹙黛，趁著那一身素服滿面春風，越顯得霜雪為神，瓊瑤作骨，早把個靜波和尚身體酥麻了半邊。搶上一步，深深的打了稽首道：「不知少太太降臨，失於迎接，實在抱歉得很。」說著，把身體直湊近來，好像要和那少婦並在一塊兒的樣子。那少婦卻不慌不忙，也含羞帶笑地回了一個萬福。靜波便請她坐下，問起她的姓名來歷來，方曉得她是蘇州潘家的女兒，嫁給金侍郎的公子。嫁了不到兩年，金侍郎的公子一病死了。這位金少太太過了金公子的週年，想起和丈夫平日間恩愛纏綿，風情美滿，現在平白地做了寡婦，哪裡割得開夫婦的愛情？到那無可如何的地方，便起子一條癡念，僱了一號大船，要到鎮江金山寺去作一個水陸道場，順便齋僧拜塔，要想超度她丈夫早生天界，和她結一個來世的姻緣。路上所過的地方，凡遇有名寺院，都要進去齋僧。前幾天到了常州，在東門外天寧寺裡頭念了兩堂普佛，又齋了一天僧，聞得端明寺是個乾隆皇上敕建的有名寺院，所以特地進來，拜佛齋僧，總算和她丈夫資些冥福。那金少太太說話的時候一口的蘇州話，說得軟媚異常，正是：是色是空之地，妙鬢花開；無人無我之天，菩提水冷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